

二十四史分類輯要

第一函
第六冊

忠良

商

武丁既免喪猶弗言恭默思道夢上帝賚予也以良弼乃使人以

形

圖其形象

旁求

求非一方

於天下說爲胥靡築于傅巖

胥靡聯繫相從服役囚徒之名

傅巖在河南河南府陝西常有澗水壞道使胥靡築之說賢而隱代築以供食

求得之命以爲相以總

百官又置諸左右朝夕納誨以受學焉說乃陳說命

商書篇名

三篇

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爲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

用訓于王

呂尚者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君封於呂姓姜

氏尚其苗裔

異

也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鸞

鸞

非熊非羆

皮

非虎非貔

毗

所獲霸王之輔

羆瑞獸熊似豕羆似熊貔猛獸

果遇呂尚於渭

水之陽

在陝西西安府渭南縣

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公太公曰當有聖人

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
載與俱歸立爲師謂之師尚父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遜伯夷

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仲

子及武王伐紂夷齊乃相與叩

同馬牽馬扣馬曰叩

陳君臣以諫左右欲

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

夷齊恥之隱於首陽山

在山西平陽府蒲州

義不食周粟採薇

山菜也

而食

之及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

以暴臣易

暴

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

的

歸矣

適從也

吁嗟

祖

同

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周成王

伯禽就封於魯周公謂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

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

返

三吐哺

部○食在

口曰

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周康王

初召公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

召民至庭聽斷

召公曰不勞一

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

上聲○行察視也

鄉邑聽

斷於棠樹之下至是卒人思其政不忍伐棠樹作甘棠之詩

國風

篇名歌詠之

周赧王

趙王

惠文王

欲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由今日

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

乎趙王乃止而封樂毅於觀

貫津

趙邑故城在直隸眞定府武邑縣

號望諸君

燕惠王恐趙用之以乘其敝乃使人讓責也毅且謝之曰將軍捐

棄也燕歸趙自爲計則可矣而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待也將軍之意

乎毅報書曰免身立功免身於罪立取齊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

也離也羅遭也毀辱之謗墮揮壞也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所以奔趙臨

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被不測之重罪以去燕又幸趙伐燕以爲利義之所不忍出也

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不潔已名而咎於君臣雖

不佞數勑奉教於君子矣燕乃復以毅子問爲昌國君而毅往

來復通燕竟卒於趙

漢惠帝

參聞何薨告舍人趣促治行促治行裝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

祝其後相後來相齊者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寄託也後相曰擾亂也

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并容

并包容納

也今擾之姦人何

所容乎始參微時與何善及爲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

參參代何爲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吏本訥重厚長

者召爲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

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莫得開說見人有

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參子宙

質

爲中大夫帝怪參不治事使宙

私問之參怒咎宙曰趣

促

入侍天下事非若

汝

所當言也至朝

時帝讓

責也

參曰乃

彼也指宙

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

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旣明今

陞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

漢武帝

始汲黯爲謁者以嚴見憚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還報

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今河南懷慶府失火

延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

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

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以數切

諫不得留內遷爲東海今江南淮南府海州太守好清靜擇丞史郡守之屬有丞

有諸曹

任之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閣始內不出歲餘

東海大治召爲主爵都尉其治務在無爲引大體不拘文法爲

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黯多病賜告休偃者數不愈

漢武帝

莊助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以兒

倪

寬爲左內史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內史

今陝西

安府同州

兒寬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

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闢狹與民相假

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

顛去聲○課試也上功曰

最下功

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纒

曰殿

姜上

屬視

不絕

纒索也屬聯也言輸租者若繩索之相聯屬也

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

寬

漢昭帝

霍光輔幼主政自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

臣相驚光召尚

主也

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

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

衆庶莫不多光

漢宣帝

以龔遂爲水衡都尉先是渤海

今直隸河間府滄州

歲饑盜賊並起上選

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拜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

曰海類

濱

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

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

黃

池中耳

言如小兒戲弄兵器於潢汙行潦之水池中平之不

難也

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國欲安之也遂

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

贈遣乘傳

轉去聲○傳驛車也

至渤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

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爲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

鉤刈鎌也

○鎌音廉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

吏慰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

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

佩犢勞來循行

上聲

郡中皆有畜積

恣

訟獄止息至是入爲水衡

都尉

以尹翁歸爲右扶風翁歸爲人公廉明察爲東海太守過辭廷

尉于定國

定國家在東海

定國欲託邑子

同邑之人

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

現曰

退謂邑

此賢將

指翁歸太守兼武事故稱

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各有記籍披籍取人

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改行自新以治郡高第入爲右扶風

今鳳翔府

見同下

選用廉平以爲右職

高職也

接待以禮好惡同之其負翁

歸罰亦必行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課常爲三輔最其在公卿間

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

丙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

初宣帝號皇曾孫

遭遇

自免難後至爲天子

絕口

不道前恩會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保

阿依保護

之功辭引使者丙

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

丙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祿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奇

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去聲自言安世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

黃霸爲潁川

今河南開封府許州

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

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

由○主糾察郡吏郡錄事也

白欲逐之霸曰許丞

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數

朔

易長

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

姦吏因交代之際棄匿簿書盜

去官物

公私費耗甚多皆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

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

上聲

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

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尋

不久也

坐法貶秩

詔復歸潁川爲太守

上頗脩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益州

今雲

南雲南府

有金馬

金形如馬

碧雞

碧形似雞

之神遣王褒持節求之初上聞褒

有俊才召見使爲聖主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

也故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
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惴誠則上不然其信及其遇明君也
運籌合上意諫諍卽見聽進退得闕其忠任職得行其術故世
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烈龍興而致雲

易乾卦雲從龍風從虎

蟋蟀俟秋陰

吟○蟋蟀似蝗而小一名促織九月在堂故曰俟秋陰

蜉蝣

同蜉

出以陰

蜉蝣似蜉蝣其出有時故曰出以陰

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

益彰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宏功業俊士必俟明主以顯其德上

下俱欲驩然交欣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休

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

姓籛名鏗堯舜時人至殷已七百餘歲

响嘯

並音吁○虛口出氣

呼吸如喬松

王喬赤松子皆仙人

哉上頗好神仙故褒對

及之

始韓延壽爲潁川太守承趙廣漢之後俗多怨讐延壽數以禮讓黃霸代之因其迹而大治延壽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

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或自刺威死爲

東郡

今山東東昌府

太守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人爲馮翊行

上聲縣至高陵

今陝西西安府高陵縣

民有昆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

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

平聲

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

翊是日移病

移文稱病

入卧傳

轉去聲

舍猶今

閉閣

蛤

思過於訟者

自悔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郡中歛

同

然傳

轉

相敕厲恩信

周徧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韓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

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延壽卽部吏案較望之在馮翊時稟虞犧

稟主藏穀犧主養官錢放散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

牲所以供祭祀時望之爲御史大夫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

各令窮竟望之卒無事實而延壽以車服侍衛奢僭逾制等數

事竟坐棄市百姓莫不流涕

致堂胡氏曰延壽所以反案望之者由望之先激之也兩
人相訐上不直延壽則有司承望風旨蕭得無事而韓獨
蒙辜正使延壽有罹於法者其爲潁川黃霸因之而大治
其爲東郡令行禁止而被擢其爲馮翊恩信徧於二十四
縣而民不忍欺兼是三者不足以贖其罪乎
而加以棄市之刑孝宣於是乎失君道矣

楊惲之誅也公卿奏張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材獨寢

其奏不下敝使掾

視○如

舜案事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

耳安能復案事敝聞卽收舜繫獄驗治竟致其死事會立春行

上聲○

察視也 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自言使者奏敝賊殺不辜上欲

令敝得自便卽先下前奏免爲庶人敝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

亡命

命名也脫其名籍而逃亡

數月京師吏民解

同

弛枹

浮

鼓數

朔

起

枹擊鼓杖

也擊鼓所以警衆數起者言偷盜之多也

而冀州

今直隸真定府冀州

部中有大賊天子使使

者卽家召敝妻子皆泣敝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

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上引見拜冀州

刺史到部賊盜屏

丙息

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義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在西安府城內未央